

秋風集



狗馬春秋

(計汪獨幕劇)

人物

汪精衛

褚民誼

陳璧君

陳濟成

丁默村

西尾壽造

2

——華中派遣軍總司令

——上海中學校長



3 2173 1169 9

116
I-234

185

虞有壬夫人——歐陽立微

梁鴻志——偽維新政府代表

王克敏——偽臨時政府代表

衛士一人

地點

上海愚園路汪逆的祕密機關中

時間

十月初旬

開幕時，汪精衛，褚民誼，梁鴻志，王克敏四人在場，時三巨頭會議剛剛開完，似乎已經成僵局了。

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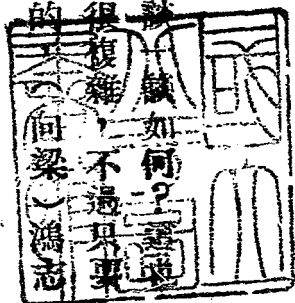
克敏先生，大家別發氣，我們再來談談如何？這問題雖然很複雜，不過只要我們能夠捐除成見，總有辦法解決的。
先生，是不是？

梁

褚先生的話固然不錯，不過說到「捐除成見」，這就很難講了。我們同汪先生是初次合作，有什麼成見可說呢？要說有成見，這成見也決不在我同克敏先生，這一點，希望能得到汪先生的諒解。

汪

你二位的意思，我當然明白，不過目前財政基礎還沒有穩定，這是事實，「臨時政府」同「維新政府」，



主

兩邊的收入，差不多全是間接稅，現在就維持這兩個政府已經相當困難，假如再成立一個「新中央政府」，這筆行政費就絕對沒有辦法。所以爲大局着想，暫時取消「臨時政府」和「維新政府」，建立一個「新中央政府」，實在是目前渡過難關的唯一辦法。

好了好了，汪先生，你口口聲聲要建立「新中央政府」，既然有西尾總司令替你撐腰，我們當然不便反對。不過中國地方這麼大，單靠「中央政府」實在是鞭長莫及，所以爲各方面着想，「分治合作制」實在是最好的一個辦法。你建立你的「新中央政府」，梁

院長還是梁院長的一維新政府」，我還是我的一臨時政府」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大家清清楚楚。

那麼經費問題……

王 汪
當然要汪先生自己去想辦法，我想，既然西尾總司令要支持汪先生上台，這一點經費，該不會成什麼問題的吧？

汪
克敏先生要是這樣堅持，那我也沒有辦法，成立「新中央政府」雖然是我的願望，不過這也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，大家既不願意幫忙，那我只能把這及困難問題報告給西尾總司令，請他來處理好了。

王

對了，我並且還貢獻一點意見，最好就請西尾總司令直接向土肥原先生去談判，「臨時政府」雖然由我在主持，實際上是他在負責，一切只要他同意，我不成問題，我不成問題。

不過恐怕土肥原先生也未必肯同意。

那是他們內部的事，我們就過問不着了。

梁 王

王先生，梁先生，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汪先生當外人看，汪先生爲什麼離開重慶？汪先生爲什麼要建立新政權？還不是爲了求和平，爲了救中國嗎？王先生同梁先生爲什麼肯出來組織南北政府，也還不是爲了求和

王

平，爲了救中國嗎？大家的目的既然一樣，大家就等於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應該聯合起來。團結起來，認清我們的敵人。我們的敵人是國民政府，我們一定要從各方面設法來推翻國民政府，國民政府一倒台，我們就都有辦法，否則，我想「臨時政府」同「維新政府」的命運也未必能長久。

算了，算了，這個漂亮話不必談了，汪先生在沒有離開重慶的時候，罵我們是漢奸，罵我們是賣國賊，今天倒要同我們講聯合，講團結。汪先生，你不怕人家也罵你是漢奸，是賣國賊嗎？哈哈！

汪

這沒有什麼可笑，我一向就是這樣作風，這叫做此一時，彼一時。一個政治家的政見是可以隨時因環境的不同而改變的，這並不是矛盾。就以希特勒來說，他一向是反對共產主義的，可是現在他居然同蘇聯握起手來了，他甚至於肯把他的那本著作「我的奮鬥」當中所有罵共產黨的話都刪掉了，這種精神是偉大的，值得我們仿效的。

王

那麼汪先生的意思，承認自己也是當了漢奸了，不過從前以為當漢奸要不得，現在覺得當漢奸也沒有什麼不好，是不是？

（大竄）道……

王 汪 那麼就老實對汪先生說了吧，過去在你們眼睛裏，我們是北洋派，我們是反動份子，結果我們是被打倒了。現在我們出來組織「政府」，雖然有人認為是漢奸行爲，可是我們究竟有機會可以去打倒從前打倒我們的人了。

汪 （竭力討好，以冀挽回僵局）我也換這意思，我離開重慶就是因為共產黨反對我，他們反對我主和。好，你們越反對我，我越要主和，所以我跑出來了，有我也是一種報復的意思。

王 汪先生的路是走得對的，可是汪先生，你忘了一點。

汪 那一點？

王 （極盡譏諷之能事）汪先生過去罵我們是漢奸，現在汪先生居然也跟我們合夥了，不過我們當漢奸當得早一點，俗話說得好：「先進廟門三日大」，我們是老漢奸，你們是新漢奸。

汪 （惱羞成怒）這不像話，不像話！

汪 （出來打圓場）王先生，有話好商量的，不要紅臉，被外人知道了，倒笑我們沒有成功，已經起了內鬨。我想汪先生即使組織了「新政府」，也斷沒有把各位

梁

汪

撇開的道理。這兩年來，多虧梁先生跟王先生兩位的努力，才把華北跟華中的「秩序」維持起來，將來的新政府當然還得借重大家，汪先生不能唱獨腳戲呀！聽說汪先生的新政府要實行「黨治」，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同意。我們過去就是被國民黨打倒了的，現在我們……

不，不，我主張「黨治」，是真正國民黨的黨治，總理的三民主義，有一部分雖然是至理名言，但也有一部分與現在的環境不大相合，需要加以修改，只要把這一部分改正了，就沒有問題。我現在所提倡的國民

黨與過去的完全不同，非但不會打倒諸位，而且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。

梁 克敏先生，你以爲怎樣？

褚 克敏先生當然是贊成的。

王 我贊成「自治」，自己管自己的事情，別的我不知道。

汪 關於黨的問題，本人還有一點補充說明，克敏先生跟

鴻志先生都不是外人，我可以很坦白的表示，我既然反對國民政府，當然就服從日本政府。日本政府是主張反共的，我當然也要反共。因此我一定要成立一個

國民黨來打擊共產黨，不過將來如果日本政府改變了策略，或者竟然步德國的後塵同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，那麼我們也可以隨機應變，那時候，說不定我們就取消國民黨。那些都是小事，好商量的。

（桌上電話鈴響）

（接電話）喂，那裏？默村麼？我是民誼呀！……唔，在這裏……怎麼？……領不到？……喔！……喔！那怎麼辦呢？……呀？好吧！（掛上電話）汪先生，糟糕糟糕，默村來電話，說他去領九月份的活動費，沒有領到，原定每月四百萬塊。從九月份起，說是最多

只能發五十萬塊了。

注 什麼？過去每月四百萬，我們還覺得不夠分配呢，這月要是只發五十萬，那怎麼辦呢？你沒有問他，這是誰的意思？

機 他說這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。

（王逆二人在旁竊笑）

注 這簡直是開我的玩笑！這四百萬數目是我上次在東京同平沼先生談好了的。他答應在「新中央政府」成立以前，每月供給我們這些活動費。現在「新中央政府」馬上就可以實現了，爲什麼從九月份起就減少這許

多呢？這簡直是開玩笑，開玩笑！

王 抱歉得很，汪先生，我們要走了，後會有期，祝你好好的幹吧！

梁 汪先生，祝你努力，我們能夠幫忙的地方，一定幫忙。再會，再會。

（王梁二人起身要走）

褚 王先生，梁先生，我們再商量商量！

王 對不起，你們自己先商量商量吧！（與梁同下）

褚 這……這這怎麼辦呢？

汪 民誼，先不要着急，我想這消息不一定靠得住，等我

見了西尾總司令再說。不會的，決不會的！

（陳璧君從後面的房間裏出來）

陳 嘆！王代表跟梁代表都走了嗎？怎麼？談得還順利嗎？

褚 汪夫人，簡直糟糕透了，剛才默村來電話，說從九月份起，我們的活動費減少了三百五十萬。

陳 那可怎麼好？上一月黨員方面的津貼都還沒有發，連汪先生衛隊的餉還欠着呢！那怎麼得了呀？

汪 我想或許不至於；組織「新中央政府」本來是東京方面的意思。那次我同平沼先生談判的時候，這筆活動

陳

要就是條件之二，儘當時滿口答應，而且我們也已經辦了好幾個月了，自從八月裏召集了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後，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都非常順利，聽說東京方面更是滿意，怎麼忽然會……

是呀！最近這幾個月來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不錯呀！輿論界方面，像文匯報，譯報，國際日報，都已經收買過來了，有的雖然還沒有買過來，可是自從把大英晚報的朱恆公幹掉以後，也沒有人再敢公然在報上反對「和平運動」。教育界方面，更不必說，文人的腿子最小，大家鑒於吳忠齋和海帆兩個屈死鬼的榜樣，

誰也不敢說個「不」字，連修改教科書這樣的事都做到了，還要怎麼樣？

褚：所以前途確是很光明，很樂觀的。

陳：就是說到對外方面，我已計算過了，「新中央政府」成立以後，在國際方面，起碼十個國家可以承認我們的。

褚：有這麼許多嗎？

陳：怎麼沒有呢？讓我算給你聽，德國，意國，捷克，阿比西尼亞……

汪：捷克與阿比西尼亞都已經亡國了，怎麼算得呢？

汪 管牠亡了沒有？反正牠過去總是一個獨立國家，還有西班牙，日本，還有滿洲國，還有臨時政府，維新政府……還有……

汪 得了，得了，現在問題就在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。

陳 怎麼？難道怕王代表和梁代表將來不肯承認麼？

汪 夫人，且慢談將來吧，現在他們就不肯承認呢！他們反對汪先生成立「新中央政府」；剛才話說得好聽呢！

陳 這些舊官僚真是耍不得，只知道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罷，連一點點國家觀念都沒有，說句老實話，汪先生肯

跟他們合作，真是看得起他們！

誰說不是呢？他們就不受這招整麼！

那麼怎麼辦呢？

（外面有女人吵鬧聲：「爲什麼不讓我進去」？）

誰？外面這陣吵鬧？

我去看看。（外面繼續吵鬧）

問題要是這麼多，「新中央政府」倒真要成問題了。

我們所走的路，不但還沒有走到一半，而且剛剛是與發點，我們的希望和目的愈大，我們的困難面就愈大，就愈大，但是想決不能使我們灰心！

（外面的女人聲愈吵愈近了，褚慌忙跑進來。）

汪 是誰在外邊這麼吵鬧？

魯 唐夫人來了。

汪 那位唐夫人？

魯 唐有壬的夫人。

陳 她來做什麼？

魯 沒有說，她就說要見汪先生。

汪 （一壁吵着，一壁闖進來）憑什麼不讓我進來？憑什

麼不讓我進來？（進門）汪先生，你跟我擺什麼臭架

子！

汪 喔，唐夫人，對不起，他們不知道是你。

陳 唐夫人，好久不見，我正想去找你談談，你今天來，

好極了，請坐，請坐！

唐 哼！你們不要想昏了，以為有壬死了，我一個女人，

就好利用，就好欺侮！對不起，（從皮包裹拿出一疊

鈔票丟在桌上。）這一千塊錢還你們。（又掏出一張

印刷品來）這名字，我也不能簽！你們想拿一千塊錢

來要我簽一個名字，辦不到，我不能這樣沒有人格！

這樣不要臉！

汪 唐夫人，請你不要誤會，這一千塊錢是我個人對於唐

夫人的一點敬意。有主兒在世的時候，我們都是兄弟一樣的朋友，現在這一點小意思，實在不應該的。至於簽名的事，不過是希望唐夫人爲國家前途着想，同情我們的和平運動，唐夫人肯簽一個名，對於婦女界的影響是很大的。

糖 是的，完全是借重唐夫人的意思。

磨 什麼「借重」？你們當漢奸不夠，還要拉別人下水，又不知道你們是什麼心肝！國家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候，動員幾百萬的抗戰將士正在英勇抗戰，戰區的民衆正在慘痛呻吟，後方的同胞正在堅苦支持，這些事實

，就是外國人也都受感動，同情我們；你們身居政府要職的，不想圖報，反而背叛黨國，你們想一想，這樣的行爲，你們怎麼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？怎麼對得起全國同胞！怎麼對得起後代子孫？

唐夫人不必火氣。國家大事不是意氣用事可以解決得了的。一個國家的目的在於生存獨立，和戰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一種手段。到不得不戰的時候，就戰；到可以和平的時候，就和平。中日兩國，明明白白的擺在面前，戰爭則兩傷，和平則共存。那麼爲什麼就不和平呢？

唐

難道你不知道，敵人的所謂和平，是什麼意思麼？什麼東亞新秩序，換句話說，不就是要中國束手等死麼？這意思就連三歲小孩子都明白，你會不知道？今天的事實很明白，是敵人打到我們中國來的，不是我們打到敵人那裏去的。敵人要和乎，他停止進攻好了，他撤兵好了，要你們這般狐羣狗黨忙些什麼？

汪

（忍不住了。）唐夫人，你不能這樣侮辱汪先生。因為日本政府不要國民政府作對手，同時國民政府也不與日本政府講和，所以汪先生才萬不得已出來做日本的對手。

權

一點不錯，要安定東亞和平，是非汪先生出來做對事不可的。

廢

什麼東亞和平，還不是要我們世世代代去做敵人的牛馬嗎？還不是要我們子子孫孫去做敵人的奴隸？你們難道沒有看見所謂「王道樂土」的「滿洲」麼？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，除了遭受敵人的奴化毒化以外，試問我們的自由，我們的一切財產，我們的一切生命保障，那一樣不是被他們剝奪完了？再看看現在所有的戰區裏面，成千成萬的我們的同胞正在遭敵人的姦淫，殺戮，焚燒，劫奪，還許多尋常人的生活，不就是

敵人所說的和平結果麼？難道你……

唐夫人，你聽我說……

唐 你不必再說了，汪先生，你的一番理論我已經聽厭了。總而言之，不管你是有什麼主意，你總不能抹煞事實，中日兩國六七十年以來，一直是日本侵略中國，我們一再退讓，讓到讓無可讓，忍無可忍，才起抵抗的。這不要說國軍有守土保民的責任，就是一般國民，也不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妻兒老小，被敵人欺凌。看着自己的田廬墳墓被人毀滅；所以自動的募捐，當兵，買槍砲，來保衛家鄉，這不是事實嗎？兩年多

以來幾百萬的忠勇將士，在前方的冒着炮火，與敵人浴血奮鬥；在後方的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無論文化方面，生產方面，都在那裏努力流汗，這些不都是事實麼？汪先生，你過去在黨在國都曾經有過一番歷史，國家待你也不薄，爲什麼在舉國一致，主張抗戰的時候，你偏偏就要違背良心，做出這樣不顧國家民族的的事情來！汪夫人，褚先生，你們都是汪先生多年的同志，無論在公在私，都有勸阻汪先生的責任，你們爲什麼讓他這樣任性，爲什麼由他這樣一意孤行？這不比過去的內戰，這是賣國的行爲呀！我是一個女

人，我的能力很薄弱，不過因爲有王在世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不忍看大家這樣毀滅。當我剛才聽到你們寄給我的宣言，說你們最近就要在南京成立偽政府！要我簽名擁護你們的時候，我真憤恨極了，我恨不得把你們一個個都宰了！但是我不能，我沒有這力量，所以我只好趕來找你們。大家都罵你們是漢奸，是賣國賊，我不忍這樣，我們都是同樣的中國人，都是黃帝的子孫，我想人心都是一樣的，你們或者是因爲一時的意氣，或者是因爲一時的誤會，或者是因爲一念之差，以致造成了這樣一個天大的錯誤。現在

只要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，挽回大局還不是絕對沒有辦法。現在你們的黨組織還沒有成立，悔悟還來得及的。汪先生，你要顧念到整個國家的前途，你要顧念到四萬萬五千萬的民衆，你總知道，違反民意的人永遠是失敗的。

杜

唐夫人，在私人的友誼上，我感謝你的好意。不過我不能不告訴唐夫人，我出來組織新政府，倒不見得是我一意孤行，這正是民意。報紙上的輿論，你總看得見的。教育界文化界的人都是知識份子，他們也都贊成和平運動，其他的民衆團體更不必說，這些都是舉

寶，唐夫人，難道不知道？

唐 你的把戲誰還不知道？這幾個月來，打報館，佔學校，擄票，僱殺，把整個上海都快鬧翻了，能瞞得了誰？這種自欺欺人的話，虧你有臉皮說得出！

汪（忍無可忍）唐夫人，說話留點分寸，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誰的面前講話！

唐 哼！在誰的面前講話？難道我還沒有弄清楚嗎？告訴你，你這種行爲，對黨爲不忠，對國家爲不義，對同志同胞爲不信，對祖宗父母爲不孝，我就是在一個不忠，不義，不信，不孝的汪精衛面前講話！

汪 住嘴，我今天要不是顧念過去有壬兄的交情，看我怎麼對付你！

唐 對付我？哼，我要是怕你對付，我今天也不來了，你這個無恥的漢奸，你們這些狗東西！（把桌上的一千塊錢摔到他們臉上去）這些錢還你們，留給你們自己買棺材用去！

汪 把她拉出去！來人哪！

（一衛士由外入，褚民誼推唐，唐罵不絕口，被拖了出去。）

（勸慰）汪先生，不必生氣！聽不上跟這種人一較短

識。(撈鈔票)

陳 太豈有此理了！天下竟有這種不講禮的女人！昨天你們要寄宣言給她，我就不贊成，還他這樣一個女人，有什麼力量！(看見褚民誼把鈔票檢起，正要放到口袋裏去。)這一千塊錢她不要，我要！真是狗咬呂洞賓！

(丁默村匆匆由外入)

丁 汪先生沒有出門。好極了，現在事情真有點棘手，剛才我在電話裏報告的消息，汪先生已經知道了罷。

汪 默村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丁 據說原因是爲了這幾天在湖北，我們接連吃了幾個敗仗，西尾總司令非常震怒，他認爲我們在軍事方面對他們毫無幫助，說我們徒然消耗他們的金錢，不但在國際上沒有發生一點影響，就是對重慶政府也沒有發生一點打擊的作用。

楮 這不能成一個理由呀！湖北的戰事失利，這是他們軍事當局的責任，本來不干我們的事，至於國際上影響，在新政府沒有成立以前，本來是說不上的。

丁 （手裏拿着一份報紙）還有，他看見每天報上連篇累幅的學校啓事廣告，都是表明態度，不願附和我們。

他認爲我們沒有籌款，也就沒有力量。

默村：這應該是你負責的。

丁 陳
汪夫人，我可能做的差不多都做了。錢也花得不少了，警告信也發得不少了，可是他們有一部份人真不怕死，你叫我有什麼辦法？最叫我生氣的是陳濟成，他是上海中學的校長，他本來已經加入了我們的組織的，今天忽然在報上登了一個啓事，汪先生你看，他雖然沒有明白表示脫離我們，可是他的態度非常消極，這是要不得的，我想非嚴厲對付他一下不可！

汪
你看怎麼辦？

丁 我剛才一看到啓事之後，就立刻去找到了他，逼着他跟我來，現在我叫他在外邊會客室裏等着，請汪先生問問他，看他是什麼意思？

汪 好，叫他進來吧。（藉按鈴）

丁 新聞界方面，我已經辦得差不多了。明天除了我們的中華日報之外，有五家報紙的社論也都是擁護汪先生上台的。其他的報紙，雖然還不能跟我們一致行動，但是也絕對不會有反對的表示。（衛士上）

衛 到外邊會客室裏請陳先生進來。（衛士下）

陳 現在日子愈來愈近了，今天是二號，離雙十節只有八

龜

天，所有的問題都非得在這八天裏完全解決不可。

問題實在太多了，首先是經費問題，其次是一臨時政府同一維新政府」的態度問題，汪夫人，我們來具體的計劃一下，如何？八天的時間，只要大家拼命努力，我想還來得及的。

陳

好的，我們去計劃計劃看。（同下）

汪

事情會這樣棘手，真非我初料所及。

（陳濟成自外入）

擠

汪先生，您找我來有什麼事？

汪

今天我在報上看到你的啓事，說你因病辭了上海中學

校長的職務，並且態度有點消極，是真的嗎？

汪 汪先生，請您原諒我，這兩個月來。我真是痛苦極了，這是我有生以來所不曾遭遇過的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法。我只求求你，汪先生你放了我吧！

陳先生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汪 我辦理上海中學已經有十六年了，在這十六年裏面，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，費了多少精神，學生一天比一天增多，校舍也一天比一天擴充，到今天，居然能夠有三千多個學生，汪先生，你知道這是不容易的。但是想不到這一學期，開學不久，因為參加了汪先生

的組織，我的學生就鬧起「離校運動」來了，三千多個學生，陸陸續續的走，到今天為止只剩下三分之一都不到了，我能眼看着學校這樣下去嗎？我沒有法子，曾經召集了一次學生，叫他們安心讀書，但是，汪先生，你萬萬想不到的，他們竟然當面罵我是漢奸，我精神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，至於物質上的損失，更不要說了，走了兩千多學生，半年的學費就是十二萬哪！汪先生你想想，十二萬哪，這個損失我受不了，我曾經請求了先生，請汪先生補助我一點，丁先生說這絕對辦不到，說我既然加入了本黨，受一點犧牲也

是應該的。

丁 是的，陳先生這一次，經濟方面確是有相當損失，在理本黨應該給以相當補助的。不過陳先生的參加本黨完全是他自動的，並不是我們去拉來的，他的加入本黨可以說完全是信仰我們的和平主張。所以陳先生的損失也可以說是爲了國家而犧牲，爲了「主義」而犧牲，爲「國家」「主義」而犧牲身家性命的，還不知道有多少，這一點金錢損失，又算得了什麼？

丁 先生，說話要憑良心哪！你說我參加汪先生的組織是自動的嗎？我過去既不是黨員，我也從來沒有參加

過任何政治活動。

汪 那你爲什麼要加入本黨呢？

還不是爲了「特工總指揮部」的恐嚇信嗎。丁先生，你自己憑良心說吧，你是「特工指揮部」的部長，你不寫信恐嚇我，威脅我，我會來找你嗎？

丁 就算是「特工總指揮部」給過你信，那信裏也不過是警告你，不要反對汪先生，不要反對和平運動，並沒有強迫你來參加我們的組織呀！

齊 不錯，這是我自己一時的錯誤，我以為這事決不會有人知道的，爲了保全自己生命的安全起見，就參加了

你們的組織。

汪

陳先生參加本黨，不論你的動機怎麼樣，我們總是歡迎的。我想，我們也沒有虧負了陳先生，陳先生以初入黨的資格，這次六全大會裏居然就被選爲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，這就很對得起陳先生了。爲什麼現在又動搖了呢？

濟

我並不要當什麼委員，汪先生，我只要你補償我那十二萬塊錢的學費，我受不了這麼大的損失！汪先生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你不還我這十二萬塊錢，我活不下的！

（衛士上）

衛士 總司令到。

丁 不好，西尾總司令來了！

汪 陳先生怎麼辦呢？

丁 裏面去躲一躲吧。陳先生，西尾總司令來了，請你裏面去，裏面去！

濟 不，不，汪先生，我的十二萬塊錢！十二萬塊錢！

丁 你先進去，別的話回頭再說。（推陳濟成進屋裏去。）

（西尾上，汪趨前握手）

汪 總司令好，請坐。

面 請坐。

汪 關於「新中央政府」成立的事，王代表梁代表剛才已經討論過了，原則上他們非常贊同。問題就在經費上面。

面 是的，今天我想同汪先生來談的，也正是這個問題，照目前各方面的形勢來看，「新中央政府」的成立，似乎還有許多問題。

汪 總司令的意思是——我是說，縱然有許多問題，我們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的。

西

汪先生這種精神很好。過去你曾經是我們的敵人之一，但是現在呢，在東亞和平的大局上，在中日親善的精神上，你的主張和我的策略不謀而合。我們的立場可以說完全是一致的。因此我不能不替你的行動作聲援，我不能不用種種的方法來支持你。

汪西

對於總司令愛護我的意思，非常感激。

我不喜歡王先生和梁先生他們，他們雖然也誠心誠意的肯跟日本政府合作，但是他們究竟是舊式的中國官僚，沒有主張，沒有見解，除了爭權奪利，巴結鑽營額外，唯一的長處，就是肯聽指揮，要他們怎麼做就

怎麼做。至於汪先生你就不同了，你不但是個政治家，而且是個思想家，不但是個實行家，而且是個理論家，尤其是你具有幾十年的革命歷史，過去在中國國民黨裏佔着很高的地位，所以要求中日合作，你實在是我們唯一的一個對手。

汪

這是總司令的過獎。不過我們的確相信，沒有日本的援助，中國的革命就永遠不能成功，而且，日本今後在東亞以及中國的優越地位，就連中國人，也是不能否認的。

西

但是，這一次我們的估計錯了，我們萬萬沒有想到，

汪先生脫離重慶政府這樣一件大事，對於我們的利益竟是這樣少。第一，重慶政府不但沒有受到一點打擊，而且他們的和平空氣反而因你的出走，漸漸的消失了。第二，在軍事方面，中國的軍人，居然會沒有一個人響應你的和平主張，弄得你現在手下，連一兵一卒都沒有。此外，像黨的方面，經濟界方面，你的力量也都表現得非常微弱。

汪 不過這次的六全大會，成績倒還不錯。到的代表居然有兩百多個呢。

西 喔，名單我都看過了。到現在為止，你所找到的人，

還不多都是些三四等以下的角色。這些鷄零狗碎，牛頭馬面的東西，不但夠不上當部長，就連做司長的資格都怕有問題，像這樣的班底，不知道汪先生想玩些什麼把戲。

汪 比較有資望的同志，有是有的，不過他們都在重慶，行動不能自由，沒法來參加，這些時候，我一定會拉他們過來。

雷 要是說在重慶的不能來參加，那麼在上海的呢？無論在那一方面，好像攻擊你的人很不少呢。

汪 這是因為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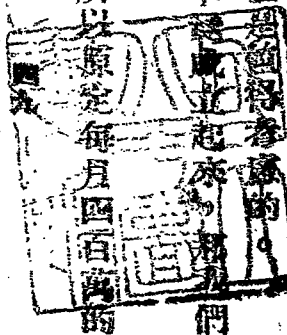
因爲你已經沒有把握羣衆的能力了，我想。汪先生，你說是不？

汪 唔，唔，是的，唔，不，不，！

爲了這種種原因，所以「新中央政府」暫時緩些成立，到比較好一點，照現在的情形看，即使成立起來「新中央政府」，對於恢復秩序的力量，是不是確能比目前佔領區裏的地方政府好，也是值得考慮的。

汪 總司令，「新中央政府」如果不成立起來，我們們的許多同志還做些什麼呢？

西 沒有事，就少做一點事好了，所以原定每月四百萬的



活動費，也不需要這麼多了，從九月份起決定減少三百五十萬，每月發五十萬塊，這一點錢給大家生活生活，大概也夠了。

汪 這……這……

（汪若木雞，陳濟成突然從裏面跑出來向汪跪求。）

汪先生，救救我救救我，我的十二萬塊錢！（向西）總司令，總司令，他欠我十二萬塊錢，他不還我！請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！

去，去！（揮之不去，以槍擊之，陳受傷倒地。）

（大家都跑出來）

（問汪）這是什麼人？

汪 這是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陳濟成。

西 汪先生，你看，這種瘋子似的人也能當監察委員，難怪你不會成功了！（笑着出去）

（大家面面相覷；陳濟成躺在地上輾轉呻吟。汪昏倒在椅子上，大家叫「汪先生，汪先生」！）

（閉幕）

第 10 章

82

37-28
(20)

KBC

G

234

85

/2